



革命现代京剧

智取威虎山

智 取 威 虎 山

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

集 体 改 编

(一九六九年十月演出本)

智取威虎山

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

集体改编

(一九六九年十月演出本)

—○—○—○—○—

辽宁省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0年8月第1版

197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定价：0.32元

智 取 威 虎 山

一九六九年十月演出本

第一场	乘胜进军	(3)
第二场	夹皮沟遭劫	(6)
第三场	深山问苦	(9)
第四场	定 计	(17)
第五场	打虎上山	(28)
第六场	打进匪窟	(31)

誓把反动派一扫光 (第四场 少剑波唱)	(78)
把剥削根子全拔掉 (第四场 少剑波唱)	(83)
共产党员 (第四场 杨子荣唱)	(87)
迎来春色换人间 (第五场 杨子荣唱)	(91)
这些兵急人难 (第七场 李勇奇唱)	(98)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第七场 少剑波唱)	(100)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 (第七场 李勇奇唱) ...	(101)
胸有朝阳 (第八场 杨子荣唱)	(105)
坚决要求上战场 (第九场 常宝唱)	(114)

人 物 表

杨子荣——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侦察排长。

少剑波——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团参谋长。

李勇奇——铁路工人。

常 宝——猎户女儿。

申德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侦察排副排长。

卫生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卫生员。(女)

小 郭——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警卫员。

钟志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

吕宏业——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

罗长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

战士若干人。

常猎户——常宝的父亲。

李 母——李勇奇的母亲。

张大山——铁路工人。

李 妻——李勇奇妻。

群众若干人。

座山雕——威虎山匪首、国民党伪“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旅长”。

栾平——奶头山匪首许大马棒的“联络副官”。

匪参谋长。

匪副官长。

匪连长。

众“金刚”、匪徒若干人。

第一场 乘胜进军

(一九四六年冬季。东北某地。

[深山老林，皑皑白雪。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追剿队全副武装，红旗前导，急驰上。

[战士们迎风踏雪，作行军于山路的舞蹈。

四六三一 七、一九四六年

〔众踏脚取暖，抖掉身上的积雪。〕

少剑波 大家累了吧？

众战士 不累！

少剑波 好！同志们！杨子荣、申德华同志到前站侦察，这里就是会合的地点。团党委遵照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组成追剿队，在牡丹江一带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巩固后方，配合野战军，粉碎美蒋进攻，这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任务。座山雕这股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我们在风雪里行军已经有好几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一定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斩钉截铁地、有力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少剑波 众战士 去争取胜利。”

〔吕宏业上。〕

吕宏业 报告，杨排长他们侦察回来了！

〔杨子荣、申德华上，敬礼。〕

杨子荣 报告！

少剑波 子荣同志，你们辛苦了！

杨子荣 我们奉命化装侦察，在偏僻的山坳里，救了个哑巴孩子。经他父亲指点，我们到了黑龙沟，搜集到一些情况，查出了座山雕的行踪。

少剑波 好。

杨子荣 （唱“西皮摇板”）

这一带常有匪出没往返，
番号是“保安五旅第三团”。
昨夜晚黑龙沟又遭劫难，

(转“快板”)

座山雕心狠手辣罪恶滔天。
行凶后纷纷向夹皮沟流窜，
据判断这惯匪逃回威虎山。

少剑波 同志们！我们已经侦察到座山雕的下落，现在
要紧紧跟踪。罗长江！

罗长江 到。

少剑波 今晚到黑龙沟宿营！

罗长江

第二场 夹皮沟遭劫

(黄昏。夹皮沟村头，枯木斜立，深沟旁峭石杂陈。)

(国民党“保安第五旅”座山雕匪帮溃退回山，路过夹皮沟。匪首座山雕向村中窥视。)

匪副官长 三爷，这次回山，一道儿上，捞到不少东西了；这夹皮沟就在咱家门口，别动它啦。

匪参谋长 是啊，“兔子不吃窝边草”嘛！

座山雕 还管那些！给我多抓些穷棒子带回去修工事！男的、女的都要！

匪参谋长 (会意) 明白啦。

(匪参谋长率众匪进村。匪副官长正欲进村，被座山雕叫住。)

座山雕 副官长，野狼嗥去找栾平，有十天了吧？

匪副官长 嗨，我也正为这件事着急哪。

座山雕 咱们回到威虎山，头一件事就是赶快扩充实力。

匪副官长 是。只要野狼嗥能找着栾平，把许大马棒的那张联络图弄到手，这牡丹江一带就都归咱们啦。

座山雕 不过，侯专员也在到处找这张图，可千万别叫他弄了去！

匪副官长 三爷，您放心，野狼嗥跟柰平是把兄弟，联络图飞不了。

座山雕 哟！美国人明里拉着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暗里帮着老蒋调兵遣将，听说老蒋已到沈阳，亲自督战，要在三个月之内，消灭关里关外的共军。我看时候到了！

匪副官长 好！等国军一到，北满的总司令就是您的！张大帅、满洲国、老蒋，都少不了三爷您哪。
哈哈哈哈！

座山雕 哈哈哈哈！

〔村内传来狗吠声。〕

〔座山雕率匪副官长冲进村去。〕

〔村内火光四起，人声喧嚷。〕

〔李勇奇持猎枪、提猎物，急奔而上。〕

李勇奇 （唱：“西皮小导板”）

火光冲天人喧嚷，

（转“快板”）

母叫子来儿喊娘。

土匪又来烧杀抢，

豁出性命拚一场！

〔众匪强拉男女青壮村民，绳捆索绑上。李勇奇与匪扭打。群众被匪拴拽、殴打，下。〕

〔李妻被拉上，李母抱婴儿赶上。匪连长夺过婴儿奔到沟边，残酷地将婴儿掼死岩下。李勇奇上，怒极，与匪拚死格斗，左膀被打伤。座山雕上，向李勇奇开枪。

李妻 勇奇！

〔李妻以身遮护李勇奇，中弹亡。座山雕等下。

李勇奇 （悲愤地俯望着妻子）孩子他娘！孩子他娘！
孩子他……

李母 （扑过去，悲痛地）媳妇！

李勇奇 （唱“西皮快板”）

霹雳一声灾祸降，
熊熊怒火烧胸膛。
深仇大恨誓要报——

座山雕！

抓住你刀劈斧剁把血债偿！

〔李勇奇欲去拚命；土匪冲上，缚住李勇奇，
李勇奇奋力挣扎。

李母 勇奇！

李勇奇 娘！

〔李勇奇被掳走。

李勇奇 娘！娘！娘！

李母 （跪步）勇奇！

——幕 闭

第三场 深山问苦

〔午后。偏僻的山坳里。窄小木屋，桌上碗筷狼藉。

〔常宝在屋里收拾桌子，常猪戶向屋外眺望。

常 宝 爹，刚才来的那一男一女真不讲理，把咱们家

常猎户 是啊！快！

常 宝 暖。

〔常猎户打点好包裹，常宝从墙上取下皮子，隔窗见有人影。〕

常 宝 爹，又有人来了！

〔常猎户急捂常宝嘴。〕

常猎户 别说话！

〔二人凝神谛听。〕

〔杨子荣、申德华、钟志城、吕宏业身着白披肩，风帽蒙着军帽上的红星，机警地踏雪走来。〕

杨子荣 （唱“西皮散板”）

紧跟踪可疑人形迹不见——

申德华 老杨，这不是猎户老常的家吗？

杨子荣 对。

（接唱）

再访问猎户家解决疑难。

申德华、吕宏业同志！

申德华 到。
吕宏业

杨子荣 继续向前搜索，得到情况，上这儿会合！

申德华 是。（下）
吕宏业

杨子荣 小钟！警戒！

钟志城 是。（下）

杨子荣 (走到屋前拍门) 老乡!

常猎户 (常猎户紧张地由屋内出来。)

常猎户 (打量面前的陌生人) 你是……

杨子荣 不认识啦? 我就是前几天来过的皮货商啊!

常猎户 皮货商?

杨子荣 啊。

常宝 (常宝闻声奔出。)

杨子荣 (对常宝) 小兄弟, 你爹认不出我了。那天不是我送你回家的吗?

常 宝 (又仔细打量, 欲语突止, 点点头) ……

杨子荣 (坐在木墩上) 上次来, 没跟您多说, 我们就是从山东过来的, 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常猎户 哦, 可老远的, 你们到这儿干嘛来了?

杨子荣 打土匪! (取斧剁于木砧上)

常猎户 打土匪? 能行?

杨子荣 (站起) 我们的大部队都在后头哪! 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牡丹江一带全解放了。大股土匪已经打垮, 剩下座山雕这些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 我们一定尽快地把他们消灭掉!

常猎户 (悲愤地) 座山雕哇!

杨子荣 老常, 这一带叫座山雕糟蹋得够苦啦! 你们爷儿俩躲进这深山老林, 一定有深仇大恨哪!

常猎户 (激愤地坐下, 抓起斧头)

杨子荣 老常, 说吧!

常猎户 (不願触及伤心事) 八年了, 别提它了! (摔下斧头)

常 宝 (情不自禁地) 爹——!

常猎户 (一惊, 痛苦地) 常宝, 你.....

杨子荣 (无限深情地) 孩子! 共产党、毛主席会给我们作主的, 说吧!

常 宝 叔叔! 我说, 我说!

(唱“反二黄导板”)